

口述者

徐慧芬

土地征了,老房子拆了,住上了高层电梯房。家务事,老妻全包了。他闲得有点慌,溜达在小区路径上,从这头走到那头,再从那头踱到这头,神情落寞,仿佛满腹心事,无处诉说。他开始怨儿子把房子买到这片新建的高层住宅区,他原来的乡亲们征了地都搬到了政府安排的别处住宅区。

现在满目都是陌生人。不上班的陌生人里,大多是到这里来帮他们新上海人的儿女带小孩的。这些天南海北的外乡人,听不懂这片土地上他那口最纯粹的乡音,他蹩脚的普通话与他们交流也觉得拗口。

后来,他找到了可以说说话的对象。小区门卫三个保安,一个讲宁波上海话,一个讲苏北上海话,一个山东人,已经到此地多年了,也能听得懂他的本地话。

于是,一早他拎着一壶茶,钻进门卫室。也有时,门卫在屋里,他在屋外靠在一张矮椅上,与里面对话。他的周围渐渐有了不多不少包括三个门卫在内的几位老听众,听他唠叨,见有外乡人听,他也会用夹生的普通话,解释几句。

他七十岁了,是脚下这片土地曾经的耕耘者。他从十五岁开始,种田种到六十五岁,所以他的说道,都是关于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晓得吗? 佢现在住的这块地方,原来是稻田,大门口那家超市地方,原来是生产队里的养猪场。再往前面点,有个池塘,是人工挖出来的。那年挖塘时,我还只有十岁,看到爷娘和生产队里一大批青壮劳动力,挖塘挑泥,天天做生活做到天黑黑,真正是吃辛吃苦。池塘挖好了,我们一帮小鬼头开心煞啦,一到热天都跳到池塘里打水仗,摸鱼虾……

田不种了,我留了两样锄头铁耙囤起来做个纪念,搬到此地,被我儿子统统捩脱。现在的小人,啥地方看到过佢过去种田的样子? 我有一次把锄头铁耙画个样子给我孙子看,孙子看了说,这不是西游记里猪八戒用的武器吗? 还有一次,孙子问我,山芋是不是树上结出来的……

对过小区里几棵银杏树有几百年历史了,当时造这批楼房时,就被政府当古董保护起来了。过去那里有座庙的,这些银杏树就是庙里的,现在只剩下一棵好的,另外几棵都被雷击过,树身大半边已经死了,小半边还活着抽出枝桠来,命硬得很呢。我小辰光还看到过庙里和尚出来挑水呢,那时河浜里水碧碧清……

他三句话不离生养他的这片土地。蔬菜瓜果怎么种,稻谷从秧苗变成米粒要经过哪些辛苦,干什么农活工分挣得多,那些重农活如踏水车、挑粪、挖河泥等派什么用场……

他的这些老古话,轮番往复地说呀说,终于让周围人都听熟了,有时就任由他一个人自说自话去。只有蹲在他脚下的一条流浪狗,一直竖起耳朵,永远恭敬聆听的模样。我想,有这位铁杆粉丝,多少也能安慰他一些寂寞吧。

有几年不见他了,门卫也换了几轮。刚刚,几个小学生在小区绿地里游戏,耳边传来两个孩子的对话。

你知道吗? 我们脚下这个地方原来种很多很多粮食,旁边还有一条河呢。

你怎么知道呀? 谁告诉你的?

是我妈妈告诉我的。我妈妈是听一个老爷爷说的。听到小小孩这样的对话,我眼前又出现了这位絮絮叨叨的口述者。



从来都不喜欢封闭的环境,那样会让我抓狂。所以其他女人爱去的大商场和大超市于我却是有一种窒息的感觉,需要什么冲进去迅速买好,然后火速付账走人。室外,才可以让人长长地舒出一口气来。

现在的人与人交往谈事不是饭桌就是咖啡馆,在饭店吃饭同样是我不喜欢的,别人请我,我欠了他的;我请别人,我有点菜障碍症;朋友间相聚吃饭,其实我很想说我们去郊外野餐吧。但没有一次好意思说出口,怕别人会认为我是出土文物。与朋友去咖啡馆喝咖啡,总是坐在室内,因为谈话方便。其实我,很想坐在室外脏兮兮的藤椅上,沐浴在阳光里。但我一样不好意思开口,怕对方觉得我太另类,也怕弄脏对方干净的衣服。

于是我喜欢偷偷地一个人去喝咖啡,在初夏时节,坐在咖啡馆室外的藤椅上,沐浴在阳光里,放松肢体,任思绪无拘无束地飞散。心情严肃的时候可以考虑一点“大事”,当今社会的竞争似乎越来越厉害了,无论做什么事情,你永远都不可能是最出挑的,你湮灭在芸芸众生里,抱着怀才不遇的感伤,每天在为五斗米折腰。物质的诱惑力那么大,因为得不到自己想得到的财富和地位而

学龄前,我和弟弟不是跟外婆住在运河边的拱宸桥,就是在中河畔众安桥的奶奶家。上学后,因为学籍的关系,才随母亲住到位于老余杭的她所供职的医院家属院里。记得那院子颇不小,宿舍楼前

不知道井水有多深

郭梅

有一大片空地,角落里有一口井,是供大家吃用的唯一水源,三餐时分,尤其是傍晚下班后,井台边人气最旺,主妇们在交流菜谱的同时也八卦着东家长西家短,煞是闹忙。不必说,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都有一只吊着长长麻绳的铅桶,是吊水用的,老井的井圈边沿也被粗麻绳勒出了一道道深深的伤痕,凹痕深处还积着点点片的青苔,绿得发黑,透着年深月久的踏实可靠,也带着点莫测的神秘。大人们说,这个地方,是当年小白菜出家修行的庵堂的原址,这时候井,说不定还是那个时候留下的呢,只不过井边的一圈水泥坪肯定是建医院的时候才铺的——杨乃武小白菜的故事早就听外婆讲过,但我那时还太小,关心的只是跳牛皮筋跳丢了一筒山楂饼和幼儿园六一节发的两位硬糖要留给弟弟吃,对晚清的这桩著名冤案了无兴趣,更不曾关心自己的小学同

任何事物都存在于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之中,事物之间的空间和时间的距离会让它们产生各种各样的关系。在恰当的距离中,它们之间的关系都可以是很美的。

这就仿佛有人用照相机去拍摄一朵小花,如果过于靠近,将无法对焦,呈现出的就是一片模糊的景象;但如果太远了,又不能清晰地呈现花朵的样子。拍摄一朵花是这样,人与人之间也有着一定的最佳距离。不管是陌生人、朋友或者亲人乃至配偶,我们都该在这些角色中处理好彼此间的距离,不处理好,就会让这些关系走向糟糕的方向。

对陌生人如果过于热情,就会给对方造成一种人际压力。我的母亲好客,我带朋友初次到家做客,我母亲热情地招待,不时夹菜给我的朋友,还问很多问题,……朋友临走的时候却说,下次不敢

心浮气躁,怨天尤人,在竞争中迷惘。想放弃竞争,心有不甘;想继续竞争,却只看见前方茫茫的荆棘。

心情好的时候,又觉得以上都不是问题,有这浓郁的咖啡和漫天免费的阳光,还要奢求什么呢? 不如就静静地这么坐着,看着人来人往,嘴边挂上一抹幸福的微笑,连心都可以跟着笑起来。

阳光下的咖啡

凌寒

一群少年过来了,吵闹喧哗着,给这个世界展现出活力和热情,奔流的血脉在他们身上流淌跳跃,证明给人们看,青春是无穷无尽的宝藏。几十秒的时间,他们又都呼啦啦地过去了,就像从没有来过。他们把安静还了回来,周围恢复了可以遐思的宁静。

直到我看到冬儿从我面前走过,我才从自己的世界里跳跃着出来用声音抓住她,“嗨,你怎么在这里?”

冬儿吃了一惊,当她定睛看到是我的时候,喜悦的神情出现在眼睛和眉毛上,

学里面就有这桩大案涉案人员的后人。

吊井水,和发煤球炉一样,是当时最基本的家务活之一。母亲工作很忙,又常值夜班,在外地工作的父亲便早早地将这项技术活教给我这个长女——

把桶放进井圈,下降到水面上,手臂轻轻一抖,水桶倾斜进水,等水满了,桶也就正了,于是一把把地收绳索,将桶提到井口,水倒进洗衣盆或者洗菜盆里,空桶再下井,如此周而复始。最后,自然还要拎一桶水回家去。当时正当盛年的父亲把着我的双臂教吊水的声息景况犹在眼前,他老人家虽已墓草青青,但其实永远在家人的心中。

当年,我人小力怯,一开始老是怎么晃桶里都没水,或只有小半桶水,等颤悠悠地吊上来已所剩无几。阿姨们便教我怎样使巧劲让井水入桶、怎样避免弄湿衣鞋,并不断提醒我千万别一不小心栽下井去,而叔叔们则索性麻利地一桶桶帮我吊。等弟弟长大一点,就变成他吊水我浆洗了。印象中,那井水清冷透净,仿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似的,而且还冬暖夏凉。冬天我和弟弟去井边洗带泥的荸荠,虽然小手也被冻得通红,但印象中却远没有如

来了,你妈妈太客气了! 热情本身不是不好,只是我母亲没有掌握好,硬生生把我朋友给吓走了。中国有句古语说,“君子之交淡

距离和风景

赵玉龙

人往往因为朝夕相处,彼此之间的缺点充分暴露,根本无法掩饰。一对夫妻往往在彼此仇恨的怒目相对中,透过对方的瞳孔,只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自己的影子,实则是一种骄傲,一种自我的认定和对他人存在的忽略甚至否定。

当我们彼此靠得太近,我们就无法很好地看清楚对方,就像照相机无法清晰地对焦。这时候不妨后退一步,换一种视角重新审视,你会发现,世界和你自身都会是另一种美好的风景。

一起欢动起来,“是你呀,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喝咖啡?”

“等你呀。”我朝她眨眨眼睛。

“你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油腔滑调了?”

哈哈笑过后,就很自然地坐下来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奇妙,平时没事不好意思也想不起来打搅对方,却在什么地方会相遇,而又恰巧大家都有时间,可以坐下来聊个痛快。互相看着对方的脸,先夸赞一下岁月无痕,然后展开话题。从家庭到事业,从衣服到化妆品,从国家大事到家长里短。竹筒倒豆子,挖掘着自己不知道而又感兴趣的话题。

阳光西斜,下午都快结束了,我们也该挥手道别了,虽然兀自恋恋不舍,但是却有了下一次的约定。户外的咖啡,我将不再是一个人,就让谈话代替遐思。说出来,比想象着,会更快乐。

微风拂过,有点甜。这次碰到冬儿,也许下次还能碰到其他人,缘分的磁场你讲不清楚的。

十日谈

享受上海初夏的阳光

责编:杨晓晖



今隆冬时节自来水的冰凉彻骨。夏天就更不必说了,男人们大都带着儿子在井边冲澡,恣意享受井水的沁凉,女人们则不会忘记每天用井水抹篾席。家境好的人家,则可以天天享用拿井水冰镇的瓜果。

那个年代买什么都凭票,暑假我和弟弟的一大任务就是去买家里的票证商品。有一次,在烈日下排了许久的队,终于买到一只十三斤重的大西瓜,我俩高高兴兴地抬回家,用井水冰着。晚饭后,准备切瓜饕餮,不料我气力不够,手一滑,瓜轻轻摔到地上,马上裂成了几大块——是大红沙瓤,而不是黄瓤而略带咸味的兰考瓜! 鲜、爽、甜,真是太好吃了,全家人吃得心满意足,堪称记忆中的第一美瓜! 多年后,已是中文系学生的我读到南宋范成大的

今年春节是在桂林阳朔度过的。此次桂林之行的最佳“印象”并非“刘三姐”而是遇龙河。这是漓江最长的一条支流,深仅0.5到2米,水质清澈,水流缓缓。远眺山峰清秀逶迤,连绵起伏,形态万千;岸边绿草如茵,翠竹葱郁,树木繁茂。置身其境乘筏漂游,真是舒心惬意,足以忘掉尘世。

篾工是一位三十不到的小伙子,姓李,不想几句寒暄,竟扯出了“乡情”。原来小李十多年前便只身闯荡山外的世界,先广州,后苏州,两年前刚刚结束城市打工生涯返回家乡,而打工的最后一份工作,竟是在上海开出租车,整整两年。毕竟是游过“大码头”的,小李的谈吐多了几分开明和持重。说起返乡的缘故,并没有对大都市的怨尤,甚至流露出几许怀恋;之所以打道回府,是因为有少妻和幼儿在家乡,久别思亲,便怀揣辛勤打拼后的“获得感”,结束漂泊,投身“漂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遇龙河上随“遇”而安。

小李谈吐间并没有“谁不说俺家乡好”的夸耀渲染。是的,那山那水那景那境,不夸自美,小李对脚下山水水水的爱是走心的,语调平静冲淡,如同遇龙河水,缓缓悠悠中体现一种力和美。

小李告诉我,他住的是自己盖的三层楼房,就在岸边的村子里,背山面水的“景观房”,只花了二三十万。曾经有一位也是来自上海的游客,攀谈羡慕之余竟提出以双倍价买下来,以后过来养老。说这件事的时候小李语气中充满自足,他说,在遇龙河撑筏子远不如在上海开出租挣得多,但钱经得起花,日子也过得踏实。正聊着,忽然飘来一阵诱人的烧烤香味,小李介绍说这是遇龙河上的一道特色:烤鱼,很讨游客喜欢。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只见不远处岸边就是烤鱼摊,吸引住了好几个竹筏。我想这烤鱼和竹筏一定是“联营”关系无疑,那就等着一饱口福“色香味”统吃吧。没想到小李并没有靠上去的意思,一边说着“这鱼好吃就是贵了点”,一边使劲撑了一篙,竹筏扬长而去。小李的这一举动大出我意料。半小时的游程很快就结束了,真有些意犹未尽的感觉。忽然想起刚才和烤鱼擦肩而过的不解,就问小李为什么,小李嘤嘤着说出了实话:“那卖烤鱼的是我媳妇”。原来一路下来小李动了“乡情”,他知道上海人讨厌生意人“杀熟”,所以放弃了这单生意“避嫌”而去。

这一不经意的小插曲,给了我一种莫名的感动,心中不由得荡起层层涟漪。挥别小李,我一路在想,这位年轻的篾工,曾经从遇龙河边去到黄浦江畔,而今又从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时尚大都市,返回到山环水绕、一碧万顷的西陲小乡村;那握过方向盘的双手,如今“驾驶”起了原始小竹筏。这意味着什么? 仅仅是一个农村外出务工者的普通劳迹吗? 不,这样的回归实则是一种进步,是时代最最本真的投影,就像遇龙水中那山、那树、那葱茏、那清丽,让人心境疏朗,耳目清新,思绪起波澜。

遇龙河啊,面朝未来,春暖花开……

《食西瓜》:“缕缕花衫唾碧玉,痕痕丹血指肤红。香浮笑语牙生水,凉入衣襟骨有风”,便不由得回想起那个分享井水冰瓜,全家笑声不断其乐融融的夜晚。还有,亡父笑吟吟地说:“这,就是天伦之乐啊!”——其实,当年我和弟弟还不懂“天伦”二字的内涵。

初中的最后一个学期,父母终于调到一起了,我转学离开了余杭古镇,也离开了那眼深铭心版的石井。记不清院子里是什么时候装上了自来水龙头,也记不清人们是为什

么开始用自来水的。只记得,有了自来水之后,隔壁的叔叔,似乎仍然对井水情有独钟,很少在水龙头前排队凑热闹。虽然,路途并不遥远,我也曾好几次因公或因私回到老余杭,但都不曾故地重游——早就听说那里面目全非了,我心里,是不敢亦不愿破坏那记忆里越来越美好的清甜井水滋润的童年吧?!

每每听越剧里梁山伯和祝英台缠缠绵绵地十八相送,唱一句“不知道井水有多深”,我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起儿时大院里的

春到遇龙河

陆澄

眼石井——家庭照相簿里,居然没有一张的背景里有这眼井,不过,没关系,它永远就在我的眼前心底,我的记忆有多深,井水就有多深。

